

故土苍茫

赵庭耀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列入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重点扶持项目

故土苍茫

赵庭耀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土苍茫 / 赵耀庭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339-4165-9

I. ①故…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 032643 号

责任编辑 余文军
装帧设计 一 知
责任印制 朱毅平

故土苍茫

赵耀庭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400 千字
印张 24.5
插页 1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165-9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来自阿拉斯加的引子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20
第三章	043
第四章	060
第五章	072
第六章	089
第七章	099
第八章	117
第九章	126
第十章	142
第十一章	154
第十二章	174
第十三章	179
第十四章	197
第十五章	213
第十六章	227
第十七章	262
第十八章	275
第十九章	287
第二十章	302

第二十一章	317
第二十二章	341
第二十三章	362
来自桃花村的补记	384

来自阿拉斯加的引子

各位看官：

抱拳向你们致意了。

我自报家门，我叫刘长喜。再过三年，我就成百岁寿星了。你们肯定在想，这老头还真能活，都一百岁了，还在这里唠唠叨叨啊。

是的，各位看官，我生性乐观，逆来顺受，内心一直坚信人性的善良。在我看来，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自身的神圣之物。我一直坚信，人类的良知不会像恐龙那样灭绝，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一直坚信，天地之间总有个做人的尺度，在维系着人类的生存和繁衍。虽说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无数的凄风苦雨，好歹我们都挣扎着活下来了。

是的，我也活得够长命了，像只行动迟缓的老乌龟，仍同光阴赛跑，与日月争辉。

你们想象不到吧，我现在就住在阿拉斯加。不过，我很快就要返回我的祖国了。

阿拉斯加你们是知道的，是美国的领土，靠近北冰洋，在加拿大的上头。从地图上看，好像是美国牛仔戴歪了的一顶草帽，扣在加拿大的左耳上，隔着一条白令海峡，与俄国佬东西相望。这不是我在说梦话，谁会梦到阿拉斯加这个寒气逼人的鬼地方？这会儿我在阿拉斯加如闲云野鹤，听上去和说起来，如同一篇新编的令人昏眩的当代神话故事。

正当我日夜梦回故乡之时，同我一样长命的我的弟弟刘长乐，不远万里，在我女儿刘来娣的陪同下，一路风尘地来看我了。我女儿是来接我回家的，也顺道看看在美国工作和学习的儿孙辈。

来娣的儿子关义，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在美国工作和生儿育女。他总希望把他的父母亲接到美国去颐养天年。来娣说，我们中国有什么不好，非要到



别人的国土去讨生活呀？我有一张发工资的银行卡就够了，什么红卡绿卡，要那么多的花花绿绿的卡做什么？我生是中国人，死也是中国鬼，为什么要去做个不土不洋不西不中的美国佬呢？金屋银屋不如自家的草屋。

关义请不动他爹妈去美国生活，却把我这个行动蹒跚的老人，拉到美国去逛荡了一大圈。没住上几日，我如同小孩一样天天吵着要回桃花村。来娣却在电话中劝慰说，阿爸，再过些时日吧，我和小叔就来阿拉斯加看望你，到时我再陪你一起回家啊。

唉，世事匆促啊，好像是眨眼间的事，我家来娣也是头发花白年逾古稀了。

那天，去机场迎接我小弟和我女儿来娣。小弟是头发雪白，银须飘飘，挂在他细长脖颈上的红色围巾，在阿拉斯加春末夏初的晨风中肆意舞动。

小弟住了几个夜晚，盘腿坐在床上毫无倦色，目光炯炯，精力充沛。我们兄弟俩见面机会不多，一见面便有说不完的话，岁月苍老转眼就是百年了呵。我们聊着国事，聊着家事，聊得最多的还是桃源镇和桃花村的那些悠悠往事。

那几天，女儿来娣一直静坐在我们兄弟俩旁边，摆着一个小录音机，手上还有一本笔记本。她一会儿在本子上写写记记，偶尔也会抬头问一句。原来，她把我们的兄弟俩的谈话内容都给记下来了。她告诉我说，她在写一部关于故土的长篇小说。我对来娣的非分之想也没放在心里，她从小爱幻想爱看小说，如果真正想要写部长篇小说也非一日之寒啊！

和小弟促膝长谈了几个夜晚，他却像个老师哥，很潇洒地挥挥手，飞往拉斯维加斯了。

在送她叔叔去机场回来的路上，来娣一脸兴奋而又充满期待地说，阿爸，我从小就有个作家梦，聆听你们哥俩聊起故土的那些苍凉往事，作家梦犹如早年滔滔逝去的江水，又在我的心里澎湃地复活了。

在阿拉斯加居住的短暂日子里，来娣整日坐在她孙女的书桌前，电脑键盘噼啪作响，写着她的所谓家族故事。

真是没想到，大约一年后，她还果真倒腾出了一部名叫《故土苍茫》的长篇小说。

各位看官，我就不再唠叨了，请你花点时间，和我一起来读读我家小女刘来娣刚刚出炉的长篇小说《故土苍茫》吧。

第一章

1

在我儿时的清晰记忆里，桃源镇老街用青石板铺就，狭狭长长，是条曲里拐弯的小巷。狭窄的街道两旁全是明清建筑风格的民居，二层砖木结构，飞檐、骑马墙、斗拱墙、石雕龙凤门窗等保存相对完好。屋檐下的墙头，风吹雨淋，油彩剥落，裸露出大片大片灰白的颜色。

桃源镇地处三江交汇处，阳光晴好时分，放眼望去，白云飘荡，清溪江帆影斜阳，河湖交错，芦苇摇曳，湖光潋滟，一派南国好风光。沿江两岸大小村落星星点点，河埠众多，人来人往，人声喧嚣。每天清晨至午饭前后，镇码头大小商船蜂拥而至，三四米宽的街道两旁，各种新鲜的鱼虾，各地生产的土布、油盐酱醋，应有尽有。

猎人背着土铳，将打来的有着长长羽毛的野鸡、野兔、黄麂，还有成串野鸭子，扛在肩上晃荡着沿街叫卖。或有两人扛着一头野猪，脚步踉跄地穿街而过。自家炒制口味酃涩的茶叶，土豆、蕃薯和芝麻，都被拿出来出售。还有山里的篾匠挑着大小竹篮或是箩筐，沿街兜揽生意。还有一排排相互撞击顺流而下的毛竹，在码头不远处堆积成山，颇为壮观。

快到晌午时分，赚了小钱的生意人，小心地摸着口袋里的几枚小钱，不管不顾，一头扎进热气腾腾的小酒馆或是小茶馆，喝酒猜拳，聊天消遣。一些财大气粗的生意人，则攥着一搭钱，大摇大摆去青楼享乐了。

因桃源镇地处相对比较偏僻，水路纵横交错，但陆路交通并不发达。当年太平军李秀成部扛着长矛，辛亥革命军扛着土枪，踩着零乱的步伐，大都匆匆路过桃源镇，并没有给古老的桃源镇带来炮火的洗礼。即使在日本人驻扎期间，也未受



到更多的破坏。

听我父亲说,桃源镇有个晚上突发大火,那是三五支队半夜渡江偷袭了日本人的据点,日本人龟缩在据点内胡乱开炮,江边的一间草房着火。但火势很快被闻讯而来的居民扑灭了。

我在妈妈肚子里的那年初秋,日本鬼子扛着洋枪洋炮来到了桃源镇。没过多久,鬼子小股部队在桃源镇设了据点,在镇东西两头筑起碉堡,架着两挺机枪,严查出入的附近村民。

这时候,我父亲在镇上开着南货店和茶馆。我父亲的姓名叫刘长喜,镇上的人都喜欢叫他刘掌柜。那年头我父亲三十岁还不到,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生意人了。鬼子没来前,生意红火,鬼子来了,码头旁不但没了来往的商船,连捕鱼虾的人都不见了。街上一家家店铺先后关门大吉,店主逃命他乡。无奈之下,父亲怀着一种忧愤而又落寞的心情,咣啷一声,挂上一把大铁锁,脚步匆促地回到了桃花村。

桃花村离桃源镇只有三四里的路程,一条窄窄的弯曲江堤沿清溪江直通桃源镇的老街。江边种着成排的桃树和柳树。初春时节,江堤傍花随柳,桃花盛开,春色撩人。

桃花村是江南一个非常美丽的倚江而居的小山村。整个村落三四十户人家,只有三个姓氏——刘、关、张,没有别的杂姓了。传说,我们桃花村是刘、关、张三兄弟桃园结义的地方。在村口大樟树下有座高大而又雄浑的祠堂,祠堂的大殿里塑着三尊神像。中间那尊是刘备,右边立着手拿青龙偃月刀满面红光的关云长,左边却是手拿丈八蛇矛黑脸黑须、怒气冲天的猛张飞。

早些时候,逢年过节,老人们领着村民,在大殿里跪拜祭祖。祭祖仪式十分虔诚而又隆重,从凌晨三点一直到晌午时分。这样的祭祖仪式,由刘、关、张三姓轮流主办。后来的运动中,造反派挥舞锄头把祠堂里的三尊神像捣碎后,这样隆重而又热闹的祭祀仪式就消失了。

在老人们看来,我们桃花村就是刘、关、张三兄弟桃园结义的地方。他们说,当年刘备的部队和吴国孙权交战,麦城一败,刘备的一些士兵逃进桃花村落地生根。因刘备义字当先,爱护下属,深受部下的敬仰,为了记住刘、关、张的义勇,这些败阵的士兵都放弃了自己的姓氏,改姓刘、关、张了。就这样,他们在桃花村隐姓埋名,一代一代繁衍生息。

桃花村家家户户都有种桃树的习惯。连女儿出嫁也要送三棵桃树，作为新娘子的陪嫁礼物。

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遥相呼应的传说而已，或仅仅是一种巧合。不过细细想来，这巧合也真有点天衣无缝的意味。桃花村是不是他们三兄弟结义的地方，我们就不再去讨论了。从内心上说来，我也非常喜欢这个似是而非、犹如春天般温暖的美好传说。

鬼子驻扎在桃源镇的时候，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在此之前，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姐，我大姐名叫刘秀桃。其实，在我大姐的前面，母亲已经生下了两个姐姐。不过，前面两个姐姐生下不久就夭折了。接连生下三个女儿，这对旧时的农妇来说是个令她们头晕目眩的打击。

是的，母亲接连给我父亲生下三个女儿，显然并不是什么值得荣耀的事情。父亲本来就沉默寡言，性格沉静内向，在很多时候，父亲用眼睛静静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份人情与世故。自从我母亲接连生下三个女儿后，父亲的话语就更少了，脸也拉长了，整日一副忧心忡忡天要塌陷的样子。

在后来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窗外北风呼啸。奶奶就着一盏昏暗而又忽闪的油灯，一边纳着鞋底或是补着破衣，一边喃喃地说：那是你父亲责怪你母亲不会生儿子，说你母亲只是生女儿的命。后来，对你母亲的怨气也日渐增加了。平时南货店生意忙时，连家也不回，半月一月也不回一次。奶奶当然知道我父亲的心思，他是希望他的媳妇能给他多生儿子，继香火，传宗接代。母亲也不是蠢笨的女人，她也知道父亲的心思。她见父亲经常不回家，就在家烧点好菜，送到镇上去看我的父亲，在南货店里住上一宵。

2

鬼子进驻桃源镇后，在离桃花村不远的江堤上也筑起了一座碉堡，抓了许多附近村庄的村民，开挖数丈深的壕沟。还有鬼子的巡逻艇，艇上插着日本的太阳旗，整日在清溪江上突突突地来回巡逻。

鬼魂似的鬼子经常在大白天扛着太阳旗，在低头哈腰的汉奸和伪军的引导下，如同疯狗一般四处扫荡，冲进村庄抢鸡杀猪，胡乱放枪。别看鬼子个个凶神恶煞似的，听我早年死去的奶奶讲，其实鬼子也胆小如鼠，他们在夜晚是不敢出门



的，像只冬眠的乌龟躲在碉堡里。常常是大白天出来扫荡、抢粮、烧杀一阵就立马龟缩回去了。由于鬼子在大白天经常来抢劫杀人拉壮丁，鬼子来了没几天，桃花村的村民携儿带女，逃到深山岙里或是躲进后山的老鹰嘴岩洞里了。

日本鬼子进驻桃源镇后，父亲也把镇上的店门关了，丧魂落魄地回到桃花村。此时，村里已是冷冷清清，不见几个人影。只有几个像我的堂叔刘长宽这样胆大不怕死的光棍，或是年迈体弱不肯逃命的老人，仍留在村里苟活着。我的堂叔刘长宽一直在关土根家里做长工，一个人栖身在大樟树下的两间茅屋里。关土根带着一家人逃到岩洞里躲起来后，我堂叔仍在管理着关土根的田地。这倒不是关土根要他去管，关土根也叫我堂叔刘长宽留在洞里先躲躲再说，但我堂叔不听劝阻，拍拍胸脯像个莽汉似的下山了。没几天，我家堂叔就被鬼子五花大绑捉到碉堡里去挖壕沟了。

父亲从镇上回家，走进家门的那一刻，眼睛一直瞅着母亲的大肚子。然后，他抬起头来缓缓地对母亲说，收拾收拾东西，我去镇上雇几个人，把孩子生到外婆家去吧。快到天黑的时候，我们一家悄悄出门了。父亲也挑着箩筐，一头装着他的书籍，一头装着我的大姐刘秀桃。那年，我姐秀桃已经七岁了。坐在箩筐里的姐姐很是很高兴，像只小狗一样躺在垫着棉袄的箩筐里，一边拍着小手，一边咿呀唱歌。

我奶奶那时候还不算老，五十多点的岁数。她裹着一双小脚，背着一只大包裹，走在羊肠似的盘山小路上，仍健步如飞。母亲却坐在轿子里，晃晃悠悠，双手抱腹，满腹心事，一路由轿夫抬着上山。我们一家在皎洁月光的伴随下，投奔到外婆家去避难了。

深山岙里的秋天比镇上要来得早些。已是立秋时节，山里的温度骤然降了下来。房前屋后的柿树、枫树等，仿佛一夜之间都被冷风冷雨给染红了。

外婆家在大山深处的岙里村。村前有条小溪，溪水潺潺。树丛中，飞来飞去的鸟儿们叽叽喳喳，停留在树梢上吃着各色秋果。生活在深山岙里，鬼子的枪炮声显得很遥远，仿佛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中。

这种清冷寥寂的生活，父亲一时显然适应不了。我奶奶说：刚在山上住下的几天里，你父亲整日神情焦虑地在屋里走进走出，仿佛在寻找什么丢掉的东西。他经常走到村口的那棵大枫树下张望半天。快到午饭时，他又转悠回来。有时候父亲也会到村后山上去转转，回来的时候，手上握着大把野柿树枝，树枝上挂满了

一串串火红的野柿子。父亲就把野柿树枝插在小院的一只废弃的酒缸里，远远看过去就像一幅名人的油画。

几天过去了，父亲的心境好像沉静下来了。父亲从小不做农活，他也懒得帮外公去田地里做点农事。他搬出一把毛竹躺椅，身上盖着一条薄毯，在外婆家的小院里晒晒太阳读读书。有一天快到中午时分，明晃晃的太阳像碎银一般，薄薄地洒在父亲的身上，躺着看书的父亲，忽然听到不远处有朗朗的读书声。父亲一下子坐起，手握一卷书，循着孩童的朗朗读书声，轻手轻脚地迈进了有点破落和阴冷的村祠堂。

秋天早上好，白云飞，红叶飘，月光淡淡星光小，只有早起的人，才能看得到。秋天早上好，墙角边，树枝梢，虫声唧唧鸟声闹，只有早起的人，才能听得到。

原来，这是村里的一所私塾。正在授课的是一位老先生。老先生看上去已年逾古稀，身穿一袭酱色长袍，瘦长飘逸，尖尖的下巴颌上还留着小撮山羊胡子，但面色和善，目光清澄。见我父亲进来，老先生微微躬身，略一施礼，面露微笑地望着我父亲。然后，他做了一个往下压的手势，孩子们停止了朗诵，都回头嘻嘻哈哈好奇地望着我的父亲。

我父亲走下一步，带着歉意鞠躬笑笑说，老先生，不打扰你，你教你的书吧。

老先生宽厚地笑笑说，孩子们放学了，回家吃中饭去吧。

孩子们吵吵嚷嚷前呼后拥奔出教室，在祠堂门外四下走散了。

父亲眼含笑意问，老先生，我来岙里村都有些时日了，直到今天才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村子平日里冷清得很，只能听到鸟鸣和夜晚的狗吠声，今天忽闻朗朗书声，甚是惊诧，所以就冒昧过来看看。

老先生歉歉身子，拉过凳子叫我父亲坐，自己也在一旁坐下，拿起一把古铜色的紫砂茶壶喝了一口水，叹口气笑笑说，唉，你说得对，是今天才刚刚开课的，原先城里来的一位教书先生走了。

走了？先生去哪儿了？还是……

哦，不不不，老先生摆摆手笑吟吟地说，误会了，城里来的先生没死，他去打日本人，上抗日前线了，是上半年油菜刚开花时走的。



哦，父亲哦了一声，心中吁出一口气笑笑说，那好，那好，是个热血男儿。

你看，老先生侧着身指着黑板说，这是先生临走时写下的。

父亲顺着老先生的指点，看到了写在黑板上的一排大字：

孩子们好好读书，先生去打日本人了。等我把鬼子赶进大海，我再回来给你们讲课。

虽说字迹有点褪色暗淡，但看上去依然刚劲有力。父亲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仿佛皮肉受到一枚银针的深深刺疼。

父亲缓过神来问，城里来的先生多大了？

老先生轻轻地攥了攥山羊胡子说，年轻啊，才二十五六岁吧，他也是去年才来我们山里教书的。孩子们喜欢他，我们山里人都尊重他，他是个好先生啊。他姓戚，叫戚大业。先生临走的那个晚上，来找过我，对我说，他要走了，日本人不赶走，这书教下去也没意义。他还说他是戚继光的后人，现在倭寇又来侵犯我们中华民族了，作为中国人，作为戚继光的后代，应该拿起大刀，把日本人赶进大海里才是啊。然后，先生还托我一件事，他说，他走后，希望我来教孩子们念书，等日本人走了，他还会回来教孩子们的。可我年纪大了，体弱多病，还经常哮喘，我是辜负了他的一片诚心啊。直到今天，我才把孩子们召集起来上课。我以为我们中国人多，日本人很快就会败的，先生也很快就会回来，看来，先生一时半会回不来了。唉，世事艰难，内忧外患啊，也不知是谁说的呢，“山河破碎风飘絮，国破家亡百恨增”啊。

老先生动情地感慨着，摇摇头嘿嘿地苦笑两声，站起身子端上茶壶，旁若无人地迈着飘逸的步子出了祠堂。

望着老先生旁若无人地走出祠堂，父亲干瞪着眼，呆若木鸡，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觉得脸上被一团大火烤焦了一般。父亲一直呆呆地坐在祠堂里，眼神直直地注视着黑板上的那一排字：孩子们好好读书，先生去打日本人了……

快到吃中饭时，母亲不见我父亲回来，她腆着大肚子，像只老母鸭似的晃荡着去寻找父亲了。奶奶告诉我的母亲说，好像往村祠堂那边去了。母亲在祠堂里找到了我的父亲。父亲仍呆坐着，神情焦虑的样子。祠堂里空荡荡的，祠堂墙脚跟的佛台上，还立着几尊菩萨，凶神恶煞，面目狰狞，样子非常可怕。我母亲是在小

山村里长大的，她从小很少到祠堂里玩耍，别的小朋友经常进去玩，但她不敢，怕佛台上立着的几尊凶神恶煞般的菩萨会跑过来抱走她，喂了清溪江里的河神。

吃饭了呢，还坐在这儿发呆，孩子们都放学了，回家吃饭吧。母亲柔声地说。

父亲抬头愁眉不展地瞅了一眼母亲，有点没头没脑地说，我要回到镇上去，我不能躲在这里，这要躲到猴年马月啊？

要回去？母亲吃惊地张大嘴巴轻轻地问，我们是为躲日本人才上山避难的，镇上生意不能做了，人都跑光了，你还回去？

父亲站起来拂了拂身上的长衫，顾自往外走，眼光中隐约透露出一丝坚定的神色。

在母亲看来，父亲是个有点文化的生意人，人缘好，说话文气，哪怕是没钱的人上他茶馆喝茶，父亲照样以礼相待。但父亲身体羸弱，脾性优柔，母亲没把父亲的话当回事，更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午饭后，阳光温暖地洒在幽居的小山村，有种深邃迷人的幽静。村民头戴草笠扛着犁杖，赶着老黄牛下地干活了。也有村民背插柴刀，扛根扁担上山砍柴去了。老婆婆都坐在自家的屋门前，背着太阳踩着简易的纺车悠悠荡荡地纺纱。树林间吹来柔和的微风，鸟鸣清脆婉转，偶尔在村口传来一两声狗的吠叫声。两只公鸡跳到小院的围墙上，脖子缩进翅膀鲜艳的羽毛里，单腿独立，安然入睡了。小山村在寂静的时光中穿梭着，悄然无声，仿佛都能听到心跳的声音了。

父亲在躺椅上好像睡着了，脸上盖着一本书，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毛毯，胸口一起一伏很有节奏，偶尔有几片红枫叶，随着微微的冷风，飘荡在父亲的身上，或是散落在躺椅的四周。外婆家的小院里种着几棵高大的银杏树，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地上铺满了厚厚一层金黄的地毯。

父亲的身子动了一下，书本从脸上挪开，他一下子坐了起来，拿着身上的毯子，大步走进了屋里。没多久，父亲背着一只包裹，从屋里出来了。

奶奶踮着小脚，也从屋里奔出来，一边大声嚷嚷，你不能去，我的儿，这兵荒马乱的，你下山做什么去啊。奶奶哭丧着脸拉扯着父亲的胳膊，想夺回父亲身上的包裹。

父亲退让着挣扎着，对奶奶小心地说，看看就回来，说不定日本人走了呢？

奶奶死死拉住父亲的胳膊说，瞎说，昨天村里人去过桃源镇，那人说，差点回不来了，镇上到处都是日本鬼子在拉壮丁，拉到河边去挖壕沟。



我去看看就回，放心好了，你把秀桃送到祠堂的老先生那儿，和孩子们一起读书。父亲说完，挣脱开奶奶紧紧拉着的手，转身大步管自己走了。

奶奶踉跄着追了几步，父亲加快步伐，居然一路小跑。奶奶追不上了，她不管不顾，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天喊地起来。

外婆听到奶奶震耳欲聋的哭喊声，连忙从屋里奔出来，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哎呀，亲家母，你坐在地上哭个啥啊，我们都不是好好的吗？外婆一边拉扯我奶奶，一边唠叨着，起来啊，你哭什么啊。

我母亲双手捧着肚子，一脸惊恐地从屋里蹒跚而出。

哎哟，我的儿啊，你这不是去找死吗？你要是死了，我们可怎么活啊？奶奶仍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张开双手哭天喊地。

外婆显然有点不高兴了，扔下奶奶气呼呼地说，人都还没走远呢，你就在诅咒他了。如果他真死了，也是给你这个老不死骂死的。

母亲听说父亲已经下山了，刚走到门口的台阶上，只觉得血往脑门上涌，头昏眼花，她抱着肚子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嘴里喃喃地大声叫着，我要生了，我要生了。

奶奶听到母亲的大呼小叫，小脚一踮，腾地从地上跳起来，连忙奔过去，和外婆一起手忙脚乱地将我母亲抬进了屋里。

后来的一个西北风呼啸的夜晚，奶奶在一盏煤油灯下纳鞋底，对我说起这一段往事，唉声叹气地说：唉，真是苦命啊，怎么又生下一个没柄的啊，女人真是命苦啊。虽说你父亲希望你母亲生个儿子，但生儿生女，是老天爷安排好的，违抗不得，这是命。既然老天爷安排你们接连来到我家，我就把你们当作人看。奶奶说，那时，你父亲独自下山已经一个礼拜了，也不见踪影，那个焦心啊。我思前想后，就自作主张给你取名刘来娣。

不见我父亲回来，奶奶再也沉不住气了，她冒险下山去寻找我的父亲。奶奶回来说，很有可能给鬼子抓去挖壕沟了。奶奶仍不死心，过后几天，又再次冒险下山，仍然没有我父亲准确的消息。母亲也闲不住，还没满月，脸上抹着土灰，裹着厚厚的头巾，也下山打听过几回，仍空手而归。

找不到我的父亲，她们度日如年。奶奶早已愁出白发，人都有点神魂颠倒了。我母亲也同样，吃不下睡不着，连我吃的奶水都没有了，是外婆用米糊糊汤把我灌

活的啊。

我们在深山岙里生活到那年夏末。那年我已经两岁了。有时，我大姐刘秀桃会抱着我去村祠堂里读书。奶奶时常称赞秀桃，说她最爱读书，捧着书本会在屋檐下坐个半晌，今后肯定是块读书的好料。

3

山里的村民刚刚过完七月半，蝉鸣悠扬的夏季就快过去了。

那个暑气未退天蒙蒙亮的早晨，躲在桃花村后山老鹰嘴岩洞里的四五个村民，在打铁匠张铁头和关土根的带领下悄悄下山，想到镇上去张罗一点柴米油盐。鬼子来到桃源镇不久，张铁头的铁匠铺也关门了，他和村民一起带着家人，逃到村后的岩洞里躲了起来。

这天清晨，他们下山来到路口，慌乱地趴在路边的草丛中，向江边鬼子碉堡方向张望。他们突然发现，原先插在碉堡上的太阳旗，还有鬼子把持的机枪都不见了。也听不见狼狗的嚎叫声，连端枪的鬼子也没了踪影。

鬼子上哪儿了？出门扫荡了？这让背后插着一把腰刀的打铁匠张铁头很是疑惑。他大着胆子，在草丛中探出头来看了一会儿，碉堡那边的确没有任何动静，风平浪静的清溪江上，倒有渔家在悠闲地撒网捕鱼。手拿腰刀的张铁头跳出草丛，做了一个向前的手势，便猫腰悄悄地摸向鬼子的碉堡。

跟在身后的关土根和张长福等几个村民，拍拍身上的茅草和泥巴，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躬着身子，沿着日本鬼子修在江堤上的小路，忐忑不安地向碉堡摸去。碉堡四周拉起铁丝网，四周还挖了很深很宽的壕沟。壕沟下面全是水，壕沟里插满了削尖的密密麻麻的毛竹片。小路和壕沟有一座吊桥相连，当吊桥吊起时，人就无法进入碉堡了。这会儿，吊桥也没拉起，也看不见一个端枪的鬼子，吊桥直挺挺地卧在壕沟上。几个村民探头探脑，你推我搡，谁也不敢走在前面，生怕遭到鬼子的伏击。

手拿腰刀的张铁头踢了一脚缩头缩脑的张长福，低声说，怕什么？鬼子肯定出门扫荡了，这次轮到我们来扫他们了，谁都不能做缩头乌龟。说完，他拍着胸脯说，跟我来，大家手脚要快，能捣毁的捣毁，不能捣碎的，我们抢点吃的东西，尽快往回撤。缩在身后的关土根和张长福等几个村民慌里慌张地点了点头。



张铁头握紧腰刀，回头向四周张望了一阵，然后他壮着胆子走在前面。碉堡大门洞开，张铁头第一个钻进鬼子的碉堡。果然，碉堡里空无一人。墙脚下堆着几麻袋大米和半袋面粉，大米散落一地，一些桌椅和床铺板也被掀翻在地。一张画满红箭头的军事地图仍挂在墙上，地图旁边还挂着一把长长的日本军刀。看到这幅凌乱不堪的景象，大伙都面面相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鬼子放弃了这座碉堡？碉堡昨晚被三五支队偷袭后，鬼子仓皇出逃了？锅台里的一点炭火，居然还透着一缕余温。

鬼子究竟上哪儿去了？

张铁头爬上碉堡的楼顶，极目远望，一轮红日在老鹰嘴岩洞背后缓慢升起。河面上微波荡漾，彤红一片。两岸星星点点的村落，居然冒着丝丝缕缕的炊烟。在靠近碉堡不远的河面上，三只小舢板正在张网捕鱼，一派祥和宁静的氛围。这是咋回事？不会是在做梦吧？张铁头心里嘀咕着。

张铁头站在高高的碉堡上，双手圈成喇叭状大声喊，喂，捕鱼的兄弟，知道鬼子上哪了吗？渔民听到张铁头声如洪钟的叫喊声，一边站在船头上从容撒网，一边回头大声说，好兄弟，鬼子走了，鬼子昨天下午投降了。鬼子被我们打败了。

啥？鬼子被我们打败了？鬼子投降了？

张铁头仍不信似的问，他们是不是说鬼子投降了？

对对对，站在身后的关土根和张长福连连点头说，对，他们说鬼子昨天投降走人了。

鬼子投降了？鬼子被打败了？没等张铁头回过神来，站在身后的关土根、张长福和几个村民一转身全都跑进碉堡去了。

奶奶的，你们这些饿死鬼，我就知道你们去抢粮了。我可告诉你们，有我张铁头在，谁也不能动我们共同的粮食。张铁头一边骂着，一边也溜进了碉堡。

他们挤成一团，互不相让，果真在碉堡里争抢着几袋大米和半袋面粉。

张铁头大喝一声，鬼子刚走，你们就成鬼子了？你们还像个中国人吗？你们还像个桃花村人吗？桃花村人从来都是义字在先，你们今天怎么成饿狗了？张铁头骂着大步走到墙头下，猛地从墙上取下日本战刀，嗖地一声抽出来，跳上凳子说，你们都给我住手，那几袋粮食谁都不能动，哪个人再敢动一下，休怪我手上的刀不长眼。鬼子都投降走人了，你们还怕吃不饱饭啊？

关土根搓着双手一脸羞愧，和张长福几个村民退到一边，眼巴巴地望着眼前